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一 孪生姐妹

机身开始剧烈地上下颠簸着，飞机两侧的顶板上亮出了清晰的两行字样：

请勿吸烟。

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。

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空中小姐那圆润、甜美的声音：

“……飞机现正进入成田机场的上空，东京的地面温度是摄氏 23℃……”

丰子宛如大梦初醒，要不是座位上的安全带束缚了她的行动，她真不能相信自己已从大洋的彼岸飞到了日本的上空。像是个支离破碎的梦。这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三个月、还是半年……当然树有根，水有源，这一切概因姐姐一年多前来到了东京。一想到英子，她顿时百感交加：有思念、有焦虑、有牵挂，还有某种怨恨。人们传说在孪生手足间，有一种超常情感的交映，任何人为的物质障碍和距离都是无法阻隔的。对此她只是半信半疑。有时夜间，她突然醒来，辗转不能入睡，一想到只身生活在东京的英子，不祥的预感强烈地震撼着她，有关姐姐遭遇不幸的惨景，竟然清晰地历历在目。是梦幻、还是想象？她自己竟然难以分辨，整夜都遭受着煎熬……每每都要精神恍惚，无精打采地过上十天、半个月的，直到看见英子亲笔写来的家信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但有时信中也会有声有色地描述过她的奇遇、历险，推算起来和自己发生心惊肉跳的夜晚，也有时间吻合的。丰子相信那超常情感的呼应。但事实证明，并非件、封封信都符合这一规律，特别是近半年来英子写来的信是屈指可数的。

人们都说丰子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。据说这是有医学上的依据：同胎一卵。要说世界上的事情也绝非一丝不差的准确、公正。英子比丰子来到人世间，仅仅早了五分钟，就这五分钟之差，决定了英子是丰子的姐姐，处处事事都要长她一头。丰子自然也就默认了。从身体情况看，英子先出生，显得强壮些，这一特征一直维持到现在。当然局外人并不能从这一点上将她们区分开来。

她们从小就都习惯于穿着一样、打扮一样，就是英子到了东京，有机会就要托人为丰子带来相同款式的衣裙，甚至从信中寄来像片，那言外之意：就是请你照我这样做！

凭心而论，东京时髦女青年的打扮和北京女青年之间，应该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，条件是必须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充裕的时间。爱美是人类的天性。女人应该再加上一个“更”字，她们会发挥想象的驰骋的翅膀，将自己打扮的更漂亮、更富有诱惑力，按现今世界美学的概念应该是更富有性感。可丰子在国内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干，这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制约的影响在起作用。

细想起来，姐妹二人在穿着打扮方面有所区别，那是两年多前在国内就开始了。这要从高考谈起。

姐妹俩从小在同一学校、同一班级读书，成绩平平，英子更活泼，更

外向些。在这一点上颇像妈妈。丰子少言寡语，性格内向，与爸爸的性格相似，虽说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，以及支撑门面，依然是靠在大学里当副教授的爸爸，可真正操持日常家务，主宰一切的“总理大臣”自然是在百货商店里当会计的妈妈。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性格上的相近，自然地将这个不大的家庭分成了两大营垒，界限虽不十分明显，但它们确实是存在的。此外还有奶奶，不言而喻她应该属于爸爸这一边。可奶奶却始终保持着“中立”，从不乱掺和，街坊四邻都夸奶奶热心肠、耿直，从不惹事生非，是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的好老人。丰子从来没有看见妈妈明确表过态，不过妈妈也从没有顶撞过奶奶，即使是她满心不高兴的时候。

渐渐长大了。丰子影影绰绰地感到，奶奶并不是白吃饭，除了操持一般家务：买菜、做饭、看家外，奶奶手里有钱，丰子知道奶奶文化程度不高，初中没有毕业，做过很短时间的工作，她自己不能挣钱，据说那是爷爷在十年浩劫后，平反昭雪得到的一笔钱。

事实证明，在英子来日本时，奶奶动用了这钱。

英子和丰子就读的中学是所普通学校，既非区重点，又非市重点，她们俩的成绩又都一般。死记硬背的功课，丰子比姐姐分数高些，因为她坐得住，英子能歌善舞，文娱活动非常出色，可惜对于高考这一特长不在加分的范畴之内，其实丰子的音色比姐姐还好，调子拿的还准，但常常在她还没有唱完一句的时候，就被争强好胜的英子一嗓子压了下去。七岁的时候，她得了一次急性喉炎，嗓音嘶哑了，后来逐渐恢复，可以唱歌了，但那轻微的沙哑声却一直保留了下来。近来表现黄土地的《黄土高坡》一曲唱响了，歌者们都巴不得自己能有一副破锣似的嗓子呢！更何况丰子的嗓子并不“破”，略带沙哑，再加上麦克风的扩张渲染，在舞台上产生很好的效果。细想起来，这也和英子分手有关，如果和姐姐永远粘在一起，那就别想有出头露面的机会。当然丰子的抛头露面绝不是指社会舞台，而是校园内的。

三年前，英子、丰子同时参加高考，双双落榜。这年头，高考在一个家庭中都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，哪位当父母的，不望子成龙呢！高考的榜一下来，有哭也有乐的。考取了虽不是张灯结彩，但放鞭炮大宴宾朋是有人在大有人在的。考不取的，自然是无精打采，更有甚者——出了人命的也屡见不鲜。

姐妹二人同时名落孙山。在英家反应最强烈的是丰秀兰。按理讲做为母亲，无论如何也要强压住自己的失望情绪，但她素常争强好胜，爱出风头的个性，使她觉得无法向熟悉自己的亲朋好友交待，整日价哭天抹泪，倒好像她自己没有考上。英子本来没考上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一看妈妈那如丧考妣的劲头儿，不由地滋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反感。而丰子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她没哭也没闹，发了分数单的第二天，她就从书架上将搁置了两年的文科书又找了出来，经过认真的思索，她觉着自己头脑不灵活，考取理科的把握不大，死记硬背是自己的特长，应该充分发挥，她决定改考文科。事情一定，她就开始准备起来。没有和任何人商量，甚至是爸爸。她深知高考落选受打击最大的是爸爸，那是内伤，伤在心里，不易被人们察觉，也轻易不能愈合，妈妈的伤在外表，那是人为的假象，经受不住认真的“检查”，出不了一周，一切就都烟消云散啦！

果然，直到第三天，丰秀兰仍然愁眉苦脸，犹如霜打了一般，连班儿都不上啦！仿佛是她没有考上大学似的。爸对妈是没有咒儿念，奶奶说话啦：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丢人的，这绝不同于偷了谁家，

抢了谁家，见不得人。我问过隔壁教中学的金老师，十个考生只有一个多点儿能考中，难呐！越考越难！”瞧奶奶的讲话多有分量，绝不是信口雌黄，还经过了调查研究呢！这话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至少她是不哼哼唧唧了。

英子也不甘于寂寞，立即明确表了态：“看这样子，高考是再也不能参加啦！因为这可不是一万或万一考不取的问题，而是八成没有戏，自己吃了苦，考不上，还刺激了别人，何苦来呢！我还不希罕去念大学呢！”

英子可不是赌气说着玩的。第二天就到学校里报名参加了空姐儿的选拔，那些日子整天价往学校跑，到医院检查，据说检查的十分详细，绝非简单的五官、身长、体重、胸围、腰围……从头到脚查个够儿，好在是女医生。每回回来英子都表现的感觉良好。

一帆风顺，过五关斩六将，百十来个竞争对手，就剩下七、八个，可说是稳操胜券。丰秀兰经多方打听，探知这次招收的空姐是跑国际航班的，那些日子家里整天谈论的就是伦敦、巴黎、卡拉奇、东京、旧金山……就好像英子早已是经验丰富的空中小姐了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录取通知竟迟迟没有下来，英子等得不耐烦了，跑到民航去询问，才知道一周前录取名单已公布，这对英子可是当头一棒，原是十拿八稳的事，竟然成了泡影。

英子明知没有戏了，可还不甘心，到处打听盘问，两耳灌满了小道消息。什么国际航班是抢手的热门儿，要是民航内没有过硬的关系，选中十分困难。有时就是内部调整，跑国内航班的改为国际航班，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甚至还传出了有鼻子有眼儿的消息说，民航某部门领导的亲戚，进了国内航班，因此国内航班某位被上级赏识的空姐儿，又改为国际航班。英子都快“魔症”了，空姐儿的事儿整天挂在嘴边儿，真是当局者迷。

后来，还是丰秀兰通过商店客户的后门，将英子介绍到中外合资的假日饭店，去应试做服务员。要说够当空姐儿的条件，做服务员那可是大材小用了。在录取的人中，英子荣登榜首，因为中学学的英语，虽说成绩并不十分优秀，由于刚刚毕业，趁着热乎劲儿还能简单地讲上几句，英子又不怯场。说真的，讲外语可不能温文尔雅，要面子，把要讲的话，主、谓、宾排列好顺序，尽量合乎语法，外国人才没有耐心恭候着你呢！你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成！这一印象是难以更改的。英子未必有这种亲身的关于语言的感受，她自知英语不行，会话能力更差，但她对自己女性的魅力是有充分认识的。特别是面试的考官是男性，无形中就增强了她的从容、自信。面带微笑地去回答提问，她所能回答的词句是极有限的，诸如：Yes、No、Excuse me、I Don't know、Ok！

最后年轻的美国人竟然在英子的口语评价栏内写上了潇洒的 excellent！丰秀兰逢人就要夸耀这件事情，“美国人都说我们英子的会话能力是优秀的，就相当于满分！”

霎时间，英子精通英语成了真事儿。英子自己也默认了，被捧的腾云驾雾。真正了解底细的是爸爸和丰子，不经过寒窗之苦，怎么会轻易地拿下一门外国语种来呢！

可美国人的评语在饭店范围内还是有效的，英子没有被分配到客房，而是被分到礼品部售货，这在合资饭店里算是美差，大都要有门路的才能调来，一是活轻，用不着每天打扫客房；二是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，说外国话

的机会自然也多；三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在分奖金的时候，算是生产第一线，钱一个子儿也不少呢！这正是当前青年们梦寐以求地想得到的职业，干轻活、干净活、少出力气、多拿钱！据说这美差大都是饭店的司机班长、保卫处、后勤处……头头脑脑的子女们包下来了，可英子是美国人拍的板儿，没有哪个敢去挪动她。

渐渐地她习惯了饭店里的生活，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，关于空姐儿的那段不快的往事，忘得干干净净，有时偶尔在电视里，看到不论国内或国外飞机失事的场面，她都会为自己没有干空姐儿的职业而庆幸。她生活得十分愉快、满足。在旅游旺季，她每月的收入竟然超过了爸爸和妈妈的总和，她开始刻意地打扮自己，因为她尝到了一个青年姑娘富有魅力的甜头。

丰子自己的选择与英子相比可是一条大相径庭的道路。她不仅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，也没有充裕的时间，因为是弃理考文，她必须要把搁置了两年的史、地重新拣起来，因为到了高二就文理分科了，考理科的就用不着再在史、地方面下功夫了。历史就分中国史、世界史，而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又要分近代的、古代的，地理也是如此，需要丰子踏下心来，一页页地看、一点一点地记，有时她陷入那繁杂的历史事件中，竟然头脑中一片空白，茫茫然不知所措。每当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子的放荡的笑声，立体声收音机的音响，妈妈那没完没了的絮叨声……使她那过度疲劳的脑袋，根本理不出头绪来，仿佛是一湖淤泥泛起的浑水似的。她自知没有权力让英子收敛她的欢笑。家里住的是三间南房，一明两暗。爸、妈住东边，奶奶、英子、丰子住西边，中间屋子会客。

丰子参加了一个全日制的高考补习班，但晚自习还必须回家来上。为了避免英子的干扰，她搬到厨房里去住。原来英家在东边还有一间不足五平米的小厨房。别看它小，但门窗俱全，只是简陋些，纸顶棚、黄土地，丰子也顾不了这许多了。虽说这房间离开南屋只有两米远，至少可以做到眼不见为净。有时英子一时性起，能够频繁地试装，脱了衫子，换裙子，脱了裙子换裤子……就像骄傲的孔雀开了屏一样，把人搞得眼花缭乱，不要说念书了，简直达到了神不守舍的地步。

搬到厨房里，得到了奶奶的大力支持，耐着老面子，奶奶出面，请同院的木匠师傅在小厨房前边临时架起了一个雨搭，将煤气灶挪到外边做饭，为的是厨房里不要太热。

到了冬天，奶奶就到中间的屋子做饭了。可丰子始终没有离开厨房，冬天由于这小房子四邻不靠，屋里虽然有一个蜂窝煤也并不十分暖和，她去补课的时候，炉子自然是由奶奶来照看。

妈妈对于丰子考大学的事情不闻不问，甚至将这个女儿遗忘了。偶有丰子因为复习功课不能准时地围坐在桌旁进餐的时候，难免要发上一两句牢骚，“书读的越多越蠢，越读越傻！”

爸爸总是少言寡语，他从没有侃侃而谈、慷慨激昂地向她讲过什么鼓励的话，但她知道爸爸在暗中支持她、关心她、赞助她。爸爸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支配权的零用钱中，节省出来为丰子买了《中国地图册》、《世界地图册》、《中学历史总复习参考》。书是越印越贵，丰子深知只要将课本背熟，参考书都是骗钱的，可她不敢讲真话，怕挫伤了爸爸的感情。他觉得只有这样做，才算是自己对于正在进行马拉松耐力赛的女儿的支持，丰子深知这是心援而非声援，她把它们放在小桌上，每天都能看到它们，但却很少有时间

去翻看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激励的象征。

同胎同卵的孪生姐妹，每天在翻看同一本台历，对于时间的感受可是迥然不同，在英子眼中，日子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钞票似的，那么迅速、便当、轻而易举，一句话，生活就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，好打发！丰子过得可不轻松，间断地在台历的篇页上都注有红圆子笔的记录：

历史小测验。英文测验。数学阶段考。语文模拟考试。

.....

对丰子来说“考”是持久不变的，不考只是短期的暂时的，这一切安排都是围绕着七月份的高考。这可是砂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，一锤定音。日子无形就拉长了，慢慢腾腾的，让人觉着一种受煎熬的味道。路是自己选定的，丰子从没有后悔过，她早已做好了苦读两年甚至三年的准备。

就在丰子的马拉松赛快要冲刺的前夕，英子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旅游业进入了淡季。许多高、中档旅馆的床位都空了下来，中外合资的假日旅馆也不例外。开始是在客房部的服务员轮流休息，后来礼品部也开始倒班了，因为旅店里很少有顾客。起初英子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休息有什么不好，更落得自在，但很快奖金就锐减下来，大手大脚花惯了钱的她，对于手头的拮据却十分敏感，觉着不习惯，而旅游业的低谷却越滑越深。短期内没有复苏的希望。

丰子的马拉松赛却跑出了名次。她考上了。虽非一流大学，是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。

说实话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只是在众多职业中相比较，她并不讨厌当老师。丰子看得出来，奶奶、爸爸都很高兴，妈妈表现的也很活跃，丰子不是傻子。前一阵子，她被妈妈遗忘了，那是因为英子的光辉太耀眼了。如今，大学的榜上有名，总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，在与同事们闲聊时，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话题。她甚至提议全家到《鸿宾楼》去吃一顿。

丰子第一个反对。她觉得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吃而是休息。正如马拉松赛取得了成绩的参加者一样，他们在几乎体力耗竭后的瞬间冲刺，首先渴望得到的，绝不是饱餐一顿或者是去捧回那金光璀璨的奖杯，而是想让自己疲惫的体力渐渐恢复起来。还是奶奶最了解她，趁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，为她包了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，算是对她的奖励。

丰子考上了大学，由待业青年变成了大学生，家中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丰秀兰的态度是最敏感的测量计。师范学院不仅免收学费还给予饭费补助。丰秀兰还十分大方，每月给丰子一百元，按一般大学生的标准。其实有大学学生的父母才知道，仅仅一百元是打不住的，因为他们不仅要吃穿，还要交际、旅游，有的还要抽、喝……丰子是足够了，她是走读，有时还回家吃晚饭呢！再说她花得十分节俭。

英子因为工作了，自然不能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。她吃饭也不要交钱，可平时挣得多，大手大脚惯了，时不时地要和朋友们到饭店里去撮一顿，虽不是回回都是英子拿钱，可也总不能老吃别人的，偶有资金周转不动的情况下还需要向丰子摘借，心里觉着很不舒坦，因为过去丰子在待业准备高考时，都是她高兴了，给丰子买张月票，要不然送给丰子一件自己不喜欢了的衣服，现在情况却倒过来啦！她可受不了。

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英子折腾着要出国。她开始四处活动。按常规首先是去美国，这是一般人考虑的规律，英子也是如此。可她苦于没有

学历，更没有一技之长。

如果想走留学的道路，就得伪造证件。不过有同等学历也要通过 ToFel 考试。这可是动真格的，因为考卷无法认同性别的魅力。经过短期探索宣告此路不通。后来又听说可以通过劳务输出去美国，她甚至还与一位美籍华人的雇主面谈过，公开的身份是家庭教师，实则是保姆，每月所得工资有限，因为报酬的大头儿被插手的公司拿走了。英子表示不在乎，只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就行，好在来往旅费，在美国的食、住都由雇主负责。她坚信自己不会做一辈子保姆的，这只不过是出国的一种变通办法。谁料有鼻子有眼儿的事情，因为雇主方面的问题，后来竟然不了了之了。英子自然是十分气恼，盛怒之下宣称不再去美国了。

英子还曾试探过去澳大利亚学英语的路子；办去奥地利旅游的护照；甚至还想买汤加王国的护照……每次她都将事情描绘的有声有色，仿佛出国的机票都订好了，可是事情不出一个月，全都虎头蛇尾地销声匿迹了。

英子要出国的消息真是不胥而走，整条胡同都是沸沸扬扬的。因为住的是平房，闷热的夏季会把人们从狭小的居住空间里，驱逐到胡同里的树荫下，英子的事情也居然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。每逢这种场合，奶奶常常是悄然地走开了。她觉得自己很难开口，对于英子的讲话常是半信半疑，不过说实在的，她根本不赞成孙女的做法。她可不是老脑筋，一概反对出国，爷爷还是留德的学生呢！年轻人没有一技之长，在国内只不过干服务工作，到国外连话都听不懂，服务员都干不了，只能当活机器。外国人才不傻，专收留好吃懒做的废物呢！奶奶不喜欢英子，特别是进了饭店后，那矫揉造作的讲话声，连舌头都觉着短了点儿，奶奶看不惯。私下里奶奶和丰子说：

“……奶奶见得多了啦！远的不要比，就说文革期间吧！女人们聚在一起，彼此就要显摆、夸耀，我的儿子是专案组组长呀！我的女婿是搞专案的呀！一句话，搞专案的就像高人一头似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‘四人帮’倒台后，他们再也不提这段光荣的历史了。

‘出国热’也长不了，热到一定程度就要冷下来！再说不是人人都适合出国，先要看清了自己呆在哪儿更适合！”奶奶是属于给英子泼冷水的，她虽从没有明确的表过态，英子是聪明人，从奶奶那不冷不热的态度上早就意识到了这点，只不过彼此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是了。

丰秀兰自然是英子的最热情的支持者。她因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追赶时代潮流的女儿而骄傲，有关英子要出国的消息，除了英子回家高谈阔论有意将消息传出去外，丰秀兰更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渲染、扩大，为什么说有意无意呢？隔行如隔山，商店里的帐目她头脑里自有一本细帐，可出国的程序她未必十分门清，诸如领取护照在先，还是签证手续在前，直到两个女儿都走了，她还没有倒腾清，但这绝不妨碍参加到侃“出国热”的人群中，伶牙俐齿地聊上一段，当然是有关英子的。

商店里不断地有人给英子送来物美价廉的商品。“绣花长袖绸衬衫，出厂价儿，送给外国妇女最受欢迎的礼物！”

“真丝印花头巾，出口转内销，国外的抢手货！”“手绣的猫头手绢，按次品处理，合算！”……有时英子不在家，东西碰到谁手上都要接过来，人家大老远地跑来，一片热心肠，将出国礼品都送到家门口了，再说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便宜货，光剩下说感激的话啦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出国礼物攒了不少，出国的目标还没有瞄准一个呢！

世上的事情就是有点儿蹊跷：你刻意去追求的东西，未必能称心如意地得到，而你并没有寄予希望的，听其自然发展的，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结出了你梦寐以求的结果。

这大概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歪打正着了。连英子也没有想到，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，将英子多天来的奔走、渴望、焦虑、希冀竟然变成了现实。这使她顿开茅塞，原来渺茫、幻灭、绝望与现实、幻想、成功间相隔的并非十分遥远。

信是由日本千叶县发出来的。信尾的署名是荻原太郎。英子费尽脑汁地在记忆中搜寻着有关这位日本友人的信息，她隐约地记起他是饭店的顾客，他曾到礼品部买过一次国画。英子很耐心地帮他挑选，她回想起来，彼此是用的半通不通的英语和中文进行交谈的。她朦胧地记得他是位长者，年龄至少有 60 岁了，个子不高，但十分慈祥，非常像一位学者……

信是打印的。签名除手迹外还按着一颗方方正正的红印章，内容简短但真挚、诚恳。

“英子小姐：

“回信迟了。因为我离开日本国土，外出到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地去了两个月。鉴谅！

“欢迎你来日本学习，我愿意为你提供经济担保。据我所知本国的日语学校学费十分昂贵，我也可提供资助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，你是否已有联系好的学校，请来信告之……”

英子喜出望外，犹如中了头彩一般。不，比中彩还要高兴多啦！她竟然抱着丰秀兰在中间的屋子里跳起舞来。丰秀兰自然也是欣喜若狂。这些天来，她早已影影绰绰地感觉着四周向自己包抄过来的压力。心中暗自嘀咕，英子要出国，已经是隔墙吹喇叭，早就名声在外了。万一一走不成，怎么向四周的邻居、店里的同事们交待呀？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道行还是不够大。心中的苦闷和烦恼还没有地方去诉说，明知道丈夫和自己看法不一致，从他那里得不到同情。要知道中年妇女就怕心气不舒。中医书中早有记载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七情六欲的失调，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，丰秀兰已开始得了失眠症。朋友劝她服中药，她心里明镜似的。对于她，唯一手到病除的妙方是：让英子离开中国！谁想荻原太郎先生竟然是那再生的“扁鹊”！要不是碍着众人的面子，她真想遥向东方磕上一个响头，以谢他丢掉了自己心病的大恩！

长期保持沉默的英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：“英子要求出国学习原则上不反对，可如果去日本全部靠荻原太郎先生的资助，这样做欠妥当，无功不受禄！我们不能平白地接受人家大量的馈赠……”

丰秀兰还没有来得及抢白丈夫，英子就跳了出来。“爸，你这辈子就吃了学究气的亏，我也知道无功不受禄，可我问你，你能给我拿出学费来吗？”

英子的话恰恰击中了爸爸的要害。他是学院里的副教授，基本工资 140 元，连全部补助算在内不足 250 元。这让丰秀兰抓住了话把儿，“二百五还不够格呢！”他是教俄语的，连到院外讲课的机会都不多，近年和苏联关系正在改善，俄语的应用逐渐多起来，但也不会像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日语那样。他的业务能力很强。可他翻译的俄文书找不到可以出版的出版社。叫他去捞外快那可真是入地无门！这年头，在一些人的眼中，能挣钱的是强人、是能人，否则是孬种、吃货！营垒分明，绝不能鱼目混珠。

“我不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例。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再说日元上也没有盖着荻原太郎的名字，我怎么不能用呢？花了，我学成后，再还他！”英子讲的振振有词。

做爸爸的被噎得干瞪眼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

按着英子和妈妈的想法非常简单，荻原太郎先生的信写得多么清楚：

“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……”

用不着绕弯子，将实情告诉他，不仅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有困难，飞机票也没有着落，甚至具体的学校也还没定下来，全托荻原太郎先生关照啦！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事情，这有多么省心呀！

爸爸仍然是一口反对。他主张人穷志不短，何况现在不同于以前，迫于生活被卖到东洋的猪仔和贩运到北美大陆的劳工。英子有工作，想深造可以考成人大学。在中国可以生活，现在想去日本学习，开眼界，也成，但不能都依赖别人，“学成后还给他！”这句话说出来容易，可要靠自己积攒几十万日元，绝非易事。中国人传统的习俗是量体裁衣，按着家当办事！人们不愿意去干自己努着力去干都达不到的事儿！既然英子已经铁了心了，在他看来，只有全家尽最大的努力，将那人情债减少到尽可能小，否则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。

背地里英子不服气地撇嘴道：“爸，小心谨慎了一辈子，连蚂蚁都怕踩死，自己把手脚都捆住了，至今连国门还没有迈出一大步呢！”

说归说，做归做。母女二人还不能将英熊的话当成耳边风，因为有关回信等文字工作必须由英熊起草，他虽不懂日语，但他可以草拟成中文，再请有关人员代为翻译。别瞧娘俩都是铁嘴钢牙，动起笔杆儿来可就玩不转啦！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她们联系的人大都是伶牙俐齿，但一提笔就会错字连篇，这就是为什么英熊在她们眼中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，但却没有被罢黜了一家之主的原因。

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，达成的协议是：机票自家出，日语学校的学费尽最大力量自己掏，不足的部分请荻原太郎先生暂付，关于日语学校还是自己联系为好！

不管家里出多少钱，英熊个人能承担的部分是有限的。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奶奶出的，而且动用了爷爷的落实政策的退赔费。其实奶奶是不同意英子去日本的。说心里话，她对日本可没有什么好感。她原是哈尔滨人，常听她说那时候叫滨江县呢！日本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，她就在东北，亲眼目击了“皇军”的残酷罪行，东北成立满洲国时，爷爷已经开始教书了，日本人实行的是奴化教育，一律让讲日语，张口骂、动手打，还常有被指控有反日情绪的，拉出去就砍了。爷爷不堪忍受民族的奇耻大辱，立志离开满洲。然而，谈何容易，一旦走漏了风声，全家都要受到株连的，幸好爷爷有一位日本朋友铃木，在满洲国的教育厅工作，他出面担保。其实他深知爷爷的用心，临别的头一天晚上，他推心置腹地说：“民心不可辱，中国必胜！”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铃木做为战俘等待遣返，生活十分困难，曾写信请求爷爷的资助，爷爷接信后，立即赶赴东北去看望铃木，并且慷慨解囊，很长时间都有书信来往。

谁料到十年浩劫中，这段友谊却做为里通外国的铁证。爷爷不但被赶进牛棚，最后竟含冤而死。尽管日本人中也有铃木先生这样的好人，但他们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，在老一辈人的头脑中印象太深了，那是一生一

世难以磨灭的。

奶奶私下里也曾向人家打听过去，到日本去学习日语是非常苦的事情。大多数人都要到餐馆里去打工、端盘子。在国内端还不行，必得跑到国外去，而且还得去日本？这可是何苦呢！不过事情既已成定局，奶奶自知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，再说她更心痛儿子，只要对儿子有利，她没有什么舍不得的。就连命搭上也在所不惜，何况是几个钱了。

英子出国的手续办的十分顺利。她颇为得意地夸耀说：“咱起的就是日本名字，办起来自然是要快当些！”其实英子和丰子的名字还是爷爷在“牛棚”里起的呢！奶奶、爷爷自然是希望抱孙子，因为英家只有英熊这根独苗，谁知生下来偏偏是一对女婴。爷爷到底是读书人，轻轻地舒了口气说：“命中无子，有女也不错，要以女代子。”大的取了父姓叫英子，小的取了母姓叫丰子。

英子离家的时候，真如笼中的鸟儿放飞了一般，连跳带蹦，兴高采烈的，丰秀兰还要加一个“更”字。要知道这不同于十年浩劫中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大家分手的时候哭哭啼啼，犹如生离死别一般，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。常言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英子是要去日本，是要飞往人间的天堂，做妈的怎能不高兴呢！如今谁家有个在国外的，比解放初期，门楣上，钉着军属光荣的黄五角星，还要觉着荣光、显耀。

通往机场的小汽车，在胡同里徐徐开过的时候，这绝非是丰秀兰让司机减慢了速度，而是胡同太窄，门口还堆着看热闹的人群。英子出国的消息立即扩散开了。自然丰秀兰跟着车子去了机场。

奶奶、爸爸、丰子都留在家里，因为汽车里没地方。

英子走了，她是家中唯一不安定的因素。家中立即恢复了多年来已经失去的平静。

虽然丰秀兰依然在，但那毕竟是孤掌难鸣，而且她如果与英子相比，能量可差多啦！英子走后不久，家里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搬家了！爸爸在学院里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。起初奶奶不愿意搬，觉着住平房活动方便，尤其是和街坊邻居相处的不错，自己在家呆闷了，好说个家长里短的，相互聊聊，要是搬到楼房里关门闭户互不往来有多闷得慌。

丰子是青年人，自然是住够了那冬不暖夏不凉的平房。她向奶奶列举出了平房的致命的缺点：要生炉子，倒脏土，没有上下水道，还要去公共厕所……奶奶同意搬家了。

在新家里丰子有了一间不足七平米的小屋子，正适合于她的走读，用不着考试开夜车的时候，把灯用报纸罩起来，怕影响早睡的奶奶休息。

说真的，突破了高考这一大关，进入大学后，丰子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文科好对付，大多是死记硬背的功课，考试的时候连背带抄。起初丰子十分不习惯，硬是认认真真地背，凭着自己的记忆去答卷子，事实证明老路子走不通，教室里几乎没有人不抄的，还有相互抄的。卷面上可看不出来，哪个是抄的，哪个是凭自己的本事考的。事实证明靠自己的记忆，往往是费力不讨好。有一次，丰子竟然差点儿要补考，她才决定随大流，你们抄，我也抄！

大学生活虽不十分有趣，但丰子觉着还算轻松；她虽不热爱教师的专业，可她并不讨厌孩子们。不知道对于职业的偏爱是属于遗传范畴，还是家庭熏陶？爷爷是教员，爸爸是教员，丰子也要做教员，她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作。丰子并不急于结束大学生活，因为她得来十分不

易，付出了比别人数倍的力量，她还没有品尝够滋味。再者她有一个十分温暖的家，有疼爱她的亲人。有时她也会想起英子……

英子在日本生活得十分快活，从她的来信里、电话中……从没有流露过孤寂、失望或后悔。她找到了充分表现自己、发挥自我的地方。大概在她离开后的半年时间里，她托一位访日的文化代表团员带回来的日元，将所借奶奶的债务还清了。

这在家里引起了很大震动。因为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丰秀兰更为兴奋、激动，到处张扬、宣传。虽悦刚搬家不久，整幢家属楼都知道英副教授有一位在日本混得很不错的女儿。后来她又陆续地给丰秀兰带回来了项链、戒指、手表……还帮助家里换了一个二十八英寸的平面直角遥控的彩电……丰秀兰正在跃跃欲试的，想到日本去探亲呢！为了加强与女儿的联系，英家也装了部分机，丰子影影绰绰地感觉到，这分机似乎诱发了一些事情……

英子常常在夜里十二点以后打电话过来。这不难理解，在异国他乡混得再好，也会怀念自己的亲人，有几次电话打的时间很长。虽说日本过十一点后，电话费可以减半，而北京与东京间的时差是一个小时，夏季时则是一样，但谈话时间也架不住长了。丰秀兰催促英子快挂上电话，英子却说是在荻原太郎先生家打电话，用不着自己付钱。

爸爸却常常为此感到不安，告诫妈妈，“对英子讲，不要老去麻烦、打搅荻原太郎……”

不知丰秀兰是没有及时地向女儿转达这层意思，抑或是说了，英子不予理睬，反正电话是照打不误。不过打电话的地点却有所变动，有时是荻原家有时是近江家。她们依然谈的时间很长。

近两个月来，丰秀兰将家里安在厅里的电话，移到她和爸爸住的房间里。大概是为接起来方便。不过看来还有一些在家中不便公开的事情。三间屋子虽都有门，但隔音并不很好，有时会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。奶奶曾经私下里探问过丰子，“你听见什么啦？”

丰子遗憾地摇了摇头，她不想打听，如果她需要知道、应该知道的时候，她深信有人会告诉她。

一个晚上，爸爸敲响了她的房门。他站在门口，样子有些踌躇，丰子注意到三间屋的房门都大开着，但妈妈没有在。

丰子静静地等着爸爸开口，她知道他一定是有事情。爸爸讲出来的唯一的一句话是：“你愿意出国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愿意。”丰子连想都没有想，竟然冲口而出。

爸爸脸上显出十分困惑的表情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扭身走开了。

事后，回想起来丰子才知道，爸爸那时正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。她隐隐地意识到平静的小家又孕育着一种不安，仿佛正在煮沸的水要将压着的盖子冲跑了一样。三周后，在同样的情况下，妈妈依然没在家，爸爸向她讲了事情的经过：

“英子到日本已经一年多了。按着日方的要求，去日本学语言最多滞留期间为两年，在两年中如果考取了日本的学校，中专也好、专科也好、大学也好甚至大学院也好，这样就取得了在日本继续延期的充分理由。可你知道英子不可能考取任何学校，她根本不想读书……”

“那就按期回国！”丰子想的十分简单。

“问题就在这儿！”爸爸紧皱双眉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她不想回来……”

“那我们有什么办法？！”丰子耸了耸肩膀。

屋子里是难堪的沉默，爸爸低下了头。

奶奶在一旁插嘴说：“英子打电话、写信都希望你能去东京……”

显然奶奶也早已了解了一些情况，只有丰子蒙在鼓里。

“我现在上学呢！”丰子不解地问。

爸爸说：“到东京也是学日语，英子说她可以将一切手续办妥，我们只要出一趟单程的机票钱就可以了。”

丰子听了不以为然，张口反驳道：“我在国内中文，英文都没学好，干什么要去东京学日语，再说不能觉着便宜就拿我的学籍开玩笑，花了两年时间考大学，又上了两年，这时间可糟踏不起！”

爸爸听了连连点头说：“你讲的有道理，有道理！主意由你定，道路由你选，没有强迫你的意思。不过英子曾多次恳求你，希望你能帮助她……我们所以没有让你直接接电话，是怕影响你的情绪，我们答应她将情况如实地转达给你……”

丰子沉默了。这是姐姐身陷困难之中，向自己伸出了求援的手。她动心了，请求给她几天考虑的时间。

丰子失眠了，第一次高考落选后，她曾失眠过，那是对于自己未卜前程的担忧。现在呢，在她心灵深处的天平上，一头是姐妹的情谊，一边是自己的文凭，两端的重量很难维持住平衡，在大幅度的摆动之后，天平虽然平稳了却依然有着细微的抖动。

三天后，丰子主动去找爸爸，爸爸看了以后，吓了一跳，女儿像大病初愈，显得十分憔悴、虚弱、心神不定。他觉得十分于心不忍，让小女儿去承受这种不应该承受的折磨。他拉着女儿的手，关心地说：“不用再去想这件事情，你踏下心来读自己的书。”

丰子的回答却出乎爸爸的意料之外，“我同意去东京！”

英熊的手上滴落了一连串的泪水，他自己鼻头一酸，也险些儿掉下泪来。说心里话，他怎么舍得自己身边唯一的女儿也走开呢！可他承受不住那巨大的来自内外的压力，外力自然是来自东京；内力就近在枕边。

丰子出国手续办得很快，速度不亚于英子的。但一切都是在悄悄进行的。丰子的退学手续是爸爸托自己的中学同学办理的。“别声张！”这是丰秀兰煞有介事地说的。

丰子私下里和奶奶嘀咕，“这是怎么搞的，我像是政府派往日本的女特务或者是克格勃，搞得这么神秘！”

奶奶笑了，怪嗔地说：“别瞎打比方，让你妈听见了，该不高兴啦！”

丰子的行装十分简单，一切都是按着英子的要求办的。这样就免却了她的肩挑、手提之苦。有些自费去日本的，不仅带着被子、褥子，女学生带着卫生巾，还有打着方便面的，穿的、戴的自不必说，还有带生发精、十全大补丸的……其目的不外乎想在高消费的日本节省点开支或者赚些外快的。要知道一张飞机票可携带的重量是有限的，托运二十公斤，手提五公斤，超重罚款，那才划不来呢！另外别忘了，“能解一饥可解不了百饱”，人就是难以跳出自己划下的圈圈。

英子也提了几点不难做到的要求：第一，要买一套玉龟，一套即非一只；第二，要一块装在锦盒里的福建寿山石；第三，要两件真丝的手绣的白色长袖衫。指明要两件小号的，看来这不是给英子买的，她身高一米七五呢！

这些事情用不着丰子操心，全是妈妈一手承包下来。对于丰子也有一点小小的要求，那就是留长发，为此她寄来了自己的照片，意思十分明显，“请你照我这样办！”她那一头秀发将白皙的脸蛋衬托的越发光彩动人。这对丰子来说并不难做到。她一直梳着两根小辫，只要散开来就行啦！还省事呢！只不过开始有点儿不大习惯，“糊”着脖子，有时还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，那也得忍着。丰子知道，这就叫做入乡随俗！

唯一让丰子想不通的事，从一开始，英子就说不能到成田机场来接。她不信日本的工作就那么紧张，半天假都请不下来！要知道这不是在国内坐飞机。即使是在国内，她也没有坐过飞机，两眼一抹黑，再加上语言也不通，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学日语，连五十音图都没有记住，唯一可表达的声音符号，就是那半通不通的英语。不过听说日本人的英语发音也十分不准确。虽彼此都指着一件事情，发出声音来却是南辕北辙，也难以达到交流的目的。一想着自己到了成田机场，顿时集盲、聋、哑于一身时，竟然不寒而慄，要打退堂鼓为时已晚，看来只有背水一战了。

英子从航空信中寄来了详细的“联络图”，告诉她到了成田机场应该如何走……凭良心说这图可够上文图并茂了。可丰子总觉着死图再好、再详细，也不如一个活向导！

但她依然将路线熟记，默印在脑海中。特别在最后一次通话中，英子叮嘱她不要和别人讲话，走自己的路！

姐姐！你放心吧！

二 陌生的土地

飞机突然重撞了一下，丰子顿时紧张起来，难道自己要遇难了，随即觉着机身在向前冲去时所引起的颠簸，这种颠簸绝不同于在空中，而是碰着了坚硬的东西，她清醒地意识到飞机着陆啦！那狂跳的心脏立即减慢了速度，也许正是这意外的戏剧性的变化，反倒缓解了她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

当她随着旅客鱼贯地走出飞机时，才发现自己只身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化的机场，“可以不讲话，但不能离开人群”。她默默地告诫自己，她跟着旅客推着小车，提了行李，办了入境手续，验了关，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踏进了日本国的大门内。

凭靠位置和建筑的外形，丰子轻易地找到了中央建筑。她心里有底儿了。接下去就要乘一辆开往市中心皇子饭店的轿车。就在丰子提着手提箱，背着背包向那停靠在道旁的车辆走去时，突然有人喊：

“英——子——”

声音十分浑厚。

她本能地扭过了头，发现老远地方有一位高个穿红色 T 恤衫，戴眼镜的青年，在快步向她走过来，丰子急忙扭身走开了，为了转移对方的视线，她选择了和轿车相反的方向，头也不回地走了一阵，才停下了脚步。她绕道弯到轿车时，车门的自动扉就要关闭了，真险呀！误了这趟车，下次就得几个小时以后了，皇子饭店有人等着她呢！

在车上坐稳后，她才敢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那穿红 T 恤衫的人，他正背对着她，离她很远，手中举着一面三角旗，可惜她没有能看清他的脸，他一定是看错人了，险些儿误了她的大事！

车子向东方驶去，就像飞驰在一座大工场内，周围的景物并不陌生，楼群、绿化的植物、田野……唯一有些新鲜的是，道路两旁那厚厚的、高高的隔音墙了，由于建筑物离高速公路太近，来往车辆川流不息，巨大的噪音影响了四周人们的生活。两个小时左右，丰子看见了那林立的、火柴盒似的摩天大楼和那些在半空中飞跑着的车辆，和纵横交错的立体交叉桥……她的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她知道东京市中心就到了。

说实话，虽说北京近年来修建了很多大宾馆，英子还在大饭店工作过，可她从来没有进去过，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兴趣。她能想象走在里面的拘谨和约束，太不自由啦！

丰子一直搞不明白，为什么英子不肯花半天时间到成田机场来接自己，而却肯让自己去住高级宾馆，一夜没有 2—3 万円（日元）是绝对住不下来的，折合人民币 1 千元左右，丰子总是将标着円的价值去和人民币相比，常常瞠目结舌，她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消费的国土上。

汽车渐渐地减慢速度，开始向道边滑过去。丰子意识到皇子饭店到了。抬眼望去，这是一幢奶白色的高大建筑，无论是色调或风格在四周高耸的楼房中都是鹤立鸡群的。

由于匆忙，她并没有看饭店的标志，站在门前的那些穿着崭新制服的服务员，已礼貌地站在大轿车的门口，深深地鞠着躬，口中还轻轻地念念有词。后来当丰子自己在餐馆打工的时候，也练会了这一套功夫：

“……………”（日文：欢迎光临）

那时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里发毛，空着的右手下意识地摸摸口袋里剩下的 500 円，合人民币大约 20 元。丰子简直无法控制自己。一想到这是她手边仅有的一点儿财产，真是肝颤！两腿发软，虽然人已走到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但那两扇熠熠闪光的玻璃大门已自动打开啦！扭身向后边望去，大轿车已经开走，她只得硬着头皮进了饭店。

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，犹如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宫殿，粗粗的一瞥，丰子无法说清前厅的米数，令她目不暇给的是那摆放在厅内的千姿百态的大理石雕像。

她虽不能准确地说出每座雕像的出处和来历，但无论是女神、少女或英俊的王子都是栩栩如生。丰子的脑袋里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，如果是深夜，没有灯光站在大厅内，会被这些逼真的雕像搞得丢魂丧胆的。大厅四周都是装饰极讲究的回廊，让人有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感觉。屋顶上悬挂着的枝形吊灯，犹如星光灿烂的夜空，熠熠生辉。

大厅内还有一件独特的设施，通往二楼的除回廊上的电梯外；有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；此外还在大厅中央设有两部永不停息的传送带，由此可见皇子饭店的不一般了。

说真的，以前丰子在电影中也没有见过这么气派的饭店，都有点儿看傻眼了……

当一个穿着蓝色套裙，梳着披肩长发的玉立亭亭的女郎，向她轻盈地走过来的时候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大厅中佇立太久了，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傻气，因而引起了饭店服务人员的注意。按常规进饭店就应该去办登记

手续，这里又不是供人观赏的博物馆。

她迅速地用眼寻搜了一下，发现办公的台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。她急忙拿起皮箱，背好背包，想避免和语言不通的服务员进行交谈，谁知忙中有错，背包竟没有挎好，从肩上滑落了下来……

那女服务员竟然抢先一步，用手去提皮箱。

丰子用手紧紧地握着箱子的把手，她知道在国外进行的都是有偿服务，可她就是有力气而没有钱，当然要想办法扬长避短了。这主动权可是在自己手里。她使出拔河的劲儿，打定主意不肯输给对方……

“丰——子——”

极轻的，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喊声，绝不掺着任何幻听。丰子大吃一惊，自己不会是做梦吧？这一惊可不大要紧，手中的劲儿自然是泄了，箱子竟落入对方之手。她急忙抬起脸来，盯视着对方，才发现这年轻女人戴着一副墨镜，丰子立即意识到她不是饭店的服务员。她匆匆地打量了一下对方，才发觉自己太粗心了。这女子穿的藏青色的西服套装，不仅做工精细，质量也是上乘，辨认面料还是最近因为来日本要做些衣服和妈妈学的呢！上衣有些宽松，裙子是绝对超短的，据说这是近年来日本流行的服装款式，露在西服外表的白色绣花衬衣的领子，肯定是手绣的，显得素雅华贵，袒露在外的白皙的胸部上是一根纤细的镶嵌着红色珠子的金项链，丰子无法辨认那珠子的真假，但那项链的样式却会令年轻女孩子们着迷的……顺藤摸瓜望过去，一双修长的富有女性魅力的大腿，罩在一双淡灰色的长筒丝袜内，使她一身的穿着色调十分协调，楚楚动人。

粗略的目测，丰子觉着来人应该和自己的个子相仿，但因为对方穿的高跟鞋跟儿很高，她才显得略逊一头。她们相对站了片刻，丰子不知道如何打破僵持的局面。她不仅拿不定主意应该讲什么样的话，甚至该用哪种语言都不清楚。中文？日语？英文？

“我是英子！”对方讲话了。

丰子乍一听，竟然没有反应过来，依然是愣愣地站着。

“怎么还傻站着！我是英子。”

这声音熟悉极了，的确是英子！丰子如梦方醒。当她明白了以后，很难说清楚那一瞬间自己的感受：是惊、是喜、是气、是恼，是恨、是怨？……撞击着她的最大冲动是，要摘掉英子的那副道具眼镜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你在我面前还戴着假面具。我要撕破你的伪装，这一冲动确实包含着有被戏谑后的愤怒。

当她猝不及防地向英子伸过手去，打算强行摘掉眼镜时，英子本能地将头歪向一边，闪开了，厉声地说：“别胡闹，这是在日本！”

丰子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两手垂了下来，以前在国内，她早已听惯了英子对自己的申斥，因为英子是早来人世间五分钟的姐姐。

“背好你的背包，和我一起到柜台去办理手续。”英子的声音放缓和了。但仍然是命令的语气，软中有硬。

丰子满脸不高兴地、默默地跟着悄然行走在大厅里的英子后面，后悔的念头紧紧地缠住了她：“我不应该到日本来！我到底为什么来的？为谁来的……”她的头脑里反复盘旋着这几个问题，她甚至暗自横下了一条心，当英子空下来，有时间和自己面对面坐下来交谈的时候，她会直截了当地向她提出来，“给我打张机票，让我回去！”她内心里觉着受了委屈，挨了欺侮，

蒙受了侮辱，而肇事的对方竟是英子，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。

其实她来日本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英子，无论在国内、飞机上、抑或是踏上日本领土的短暂时刻，在她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，与英子相遇的生动的震颤心弦的场面。那将是终身难忘的，要知道她们是同胎一卵的孪生姐妹，她们原应在飞机的舷梯下，手拉着手，互相依偎着，紧紧地依偎着，拍上一张纪念像。而眼下这场景却是她做梦都梦不到的……

丰子原是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看着，她听不懂英子在和服务员谈些什么，可她不得不佩服英子学语言的能力，一年半前她还是一个不懂五十音图的日语盲，如今讲话不仅流利，语音还非常圆美，不知根知底的，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中国人，特别是她那一套入时的打扮。

男服务员不时地哈腰、低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从那满脸堆笑的样子看来，似乎是在向英子表现歉意。

英子挺直腰杆，面部表情没有变化，至少表现了某种不满。

突然，男服务员从柜台的旁边绕出来，接过英子手中的皮箱。

英子又去拿丰子的背包。

为了避免交谈，丰子特意又将背包带往肩里移了移。心想这里不仅有随身用的东西，还有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亲笔信和像片呢！

英子是聪明人，立刻向男服务员打了一下手势，他知趣地将皮包提走了。

两人相跟着走出了皇子饭店的大厅。本来丰子的脑海里塞满了疑团：到了旅店为什么不到房间去休息一下？皮箱提到哪儿去啦？为什么住这样豪华的旅馆？为什么不去成田机场接我？……她觉着懒得启口，一切事物在她的眼中看来都十分陌生：陌生的国土、陌生的人群、陌生的语言，让她觉着冷彻肌骨的是：最熟悉、最亲切的人也变成了莫测高深了，身旁仿佛包裹着层层迷雾，虽然英子近在咫尺，却让她有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。

看来英子是有意避开人们的视线，在走出皇子饭店的大门后，她才放慢了脚步和丰子并肩走在一起。

“怎么啦！累啦？不高兴啦？想奶奶啦！”英子讲话了，自然说的是中国话，否则丰子听不懂！

丰子懒得理她，在国内她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坏毛病，现在还要加一个“更”字，仿佛是在她的王国里一样。

“大概是嫌我没有到成田机场去接你吧！这不是请假的问题，而是我不能去。人们会看见我的……”

“谁，谁会看见？！”丰子实在憋不住了，没有好气地冲口而出，随即觉着有点失误，喃喃地嘀咕道：“有一个人喊英子……”

英子听了十分警觉，放慢脚步认真追问：“在哪儿？什么人？在什么样的场合下？”

丰子粗粗地形容了一遍，在英子再三盘问下，显得有些不耐烦，“我没有看清他的脸，我告诉你了！”

英子花了不少时间，试着去启发丰子对那个男人进行一下更详细的外形的描述，最后她十分有把握地判断说：“他很可能就是南云隆，我在日语学校读书的老师……看来我不去机场是对的……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要不然会露馅儿的！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不但日本话不懂，中国话也不明白啦！”丰子没有好

气地说。

“我会让你明白的，不单是日本话，也有中国话！”英子笑着说并没有发火。

“我们这是到哪儿去？”她们说着已走完了一条长街，正沿着通往地下的台阶，拾阶而下，丰子不得不问了。

“到你的家去呀！”

“我的家？！”丰子停在石阶上，不往下迈步啦！“刚才我们不是在旅馆已订了房间！”

“不，没有订上，旅馆全部满了！其实我们也不想住在那里。那是最安全的……我们接头的地点。”

“那我的箱子呢？”丰子有些着急，自己来东京的大部分家当都放在了里面，包括衣服、鞋、书籍，平白无故地丢了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皮箱不管是留在日本或离开日本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“箱子暂寄存在旅店。在合适的场合，我会安全无误地送还给你！”英子宽慰说。

“其实我的箱子并不太沉，咱俩轮流提着就拿走了。何必寄放在旅店内，不单单花钱，还得再来一趟，这是脱裤子……”

“你少讲点儿俏皮话行不行，事情可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两人提着大箱子回去，会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的！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是你叫我来的，可我来了以后，你又处处事事怕人看见我，怕人家知道你有一个孪生姐妹，想把我捂起来，还是搅乱别人的视线？我可是越来越糊涂了。”丰子讲话时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愤慨。

“别把事情渲染、扩大化，你是在发挥自己专业的特长呢，还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？”英子怪嗔地看着她，抢先向前走了两步。

不难看出这是在有意避开丰子。丰子正求之不得。她索性故意放慢脚步，为的是拉开一定的距离，可绝不至于看不见英子，她们默默地一前一后的走着，内心里都十分不平静。英子虽然走在前边，可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落在后面有一段距离的丰子。她真怕在繁华的东京地下商店街，把丰子丢了。这使她自然地想起上中学时：她喜欢逛商店，放学了想到西单去，丰子不想去，可两个人必须一致行动才不至于引起家里的怀疑，她强迫丰子跟着自己，也常常是这样的，一前一后……可如今她们都大了，还仍然在重演着少年时的一幕。不过现在可不是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回家的西单，这是在东京地下的繁华闹市……相同的是，这次又是自己把她强掳来了，当然是通过不同的方式……

丰子在抢白了英子几句话后，心中觉得轻松了不少，她可不能将愤懑都郁积在心中。

地下商店的繁华、整洁、明亮、一尘不染使她感到吃惊。由于照明设计的巧妙，宽敞的商业街明亮得如同白昼一样。如果丰子不是亲自拾阶而下，她很难相信这是地下一条街。

她虽然素来不喜欢逛街，但眼前这一条繁华的街道，对她来讲还是非常奇特的、富有吸引力的。瞧，这边是花店、鞋店、服装店、眼镜店……那边是珠宝首饰、儿童玩具，当然最多的还是食品商店、快餐店、中式餐馆、日本餐馆。……

丰子心中感触极多。临来日本前，她曾有意地看了看日本的地理、历